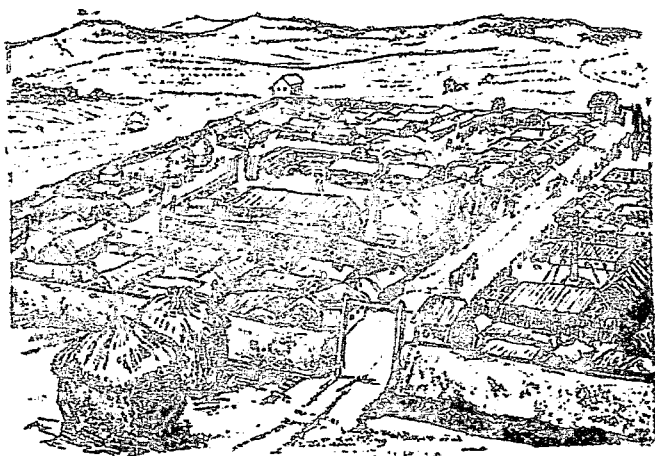


土地

(二)



邵 宇 作

東北畫報社出版

948.1
329
:2

土地

第二部

(四) 打倒「二泰山」

(66—107)

1948

東北画報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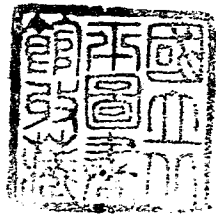
3 0474 3643 5

66700

打倒「二泰山」

(六六)

八一五紅軍來，
日本鬼子垮了台，
老百姓勸起來，
日本兵營都破壞，
碰到日本人打死了算，
拿去的東西拿回來。





(六七)

勞工散了小二回來，

瘦的不像人，手也砸壞，

總算留下個活骨頭架，

一步一步往家邁。



王奎五心裡，
說不出的高興，
兒子回來，
真是萬幸。
硬辭了勞金，
要把地種。

x x x x x

小二回到家裡邊，
看到的豪情和火影嚴，
那裡人家分了倉庫，
那裡人家打死壞蛋，
談得李老頭眯縫着眼！

『人家能幹咱也幹！』

王奎五小聲同小二說，
中華民國的時候你還不夫點，
誰的天下就得受誰管，
那有窮人便官估，
還是小心一點好，
韶活一天就號一天！』



大家夥，上西山，

兵營裡的關東軍早逃，

小二和老李開也去撿破爛，

路上碰到了二泰山？

搶奪東西他軍上擡個滿，

小二撿點東西他要看看，

小二和王老頭來了氣，

叫聲：二泰山這不是僞滿，

拿什麼東西用不着你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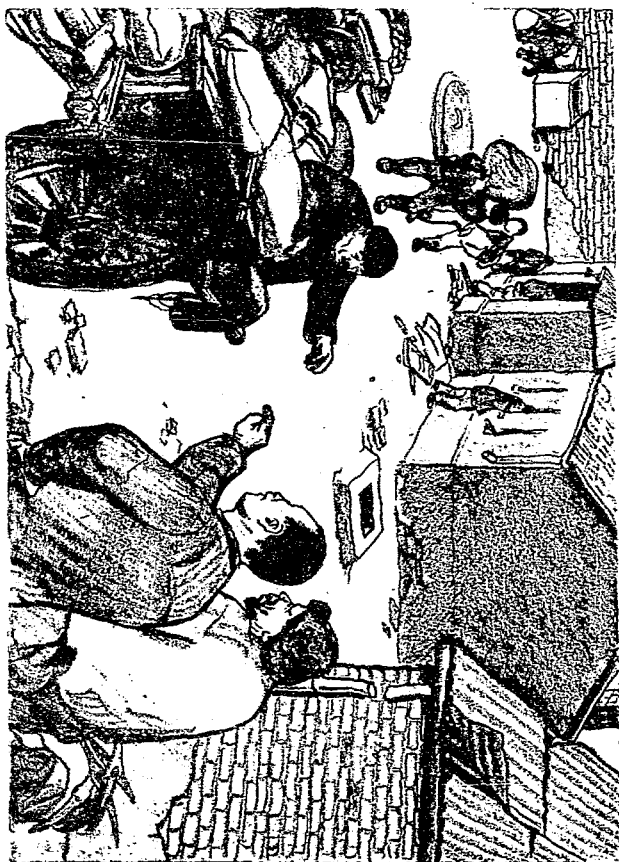
你有軍抗咱也能攔船；

二泰山說：「你們簡直想造反，

日本人還不知道真裝假裝，

咱姓葛的朝朝是元老，

有種的你就等著。



二泰山的小兒子葛戒章，

國兵隊裡當班長，

大兒子名叫葛顯章，

山林隊裡的小隊長，

八二五連總部跑回來，

帶回來子彈和短槍，

葛顯章說：『日本降了不緊，

馬上要來老中央，

區上改名叫維持會，

委我來做中隊長。』

二泰山說：

『鄉樣子真在不像樣，

聽說要佔地搶吃糧，

趕快去告訴維持會，

那個蛋送反給他頂上了！』



維持會，

開大會，

說：『什麼鄉紳維持會，

再要有人胡搗亂，

抓到保安隊去治罪！』

× × × × ×

鄉紳們，

把話講，

『咱種地沒地，要糧沒糧！

分給咱帶糧咱吃頓飽飯，

滿拓地分曉了怕種不上，

……』

維持會長還是老區長（注：即偽

滿的甲長）

挺着肚子把話講，

『出荷糧本是國家的糧，

地分給小戶要撥荒，

原地還要歸原戶，

糧歸維持會不開倉！』

鄉紳們不讓強，

維持會長着了慌，

吩咐一暨給我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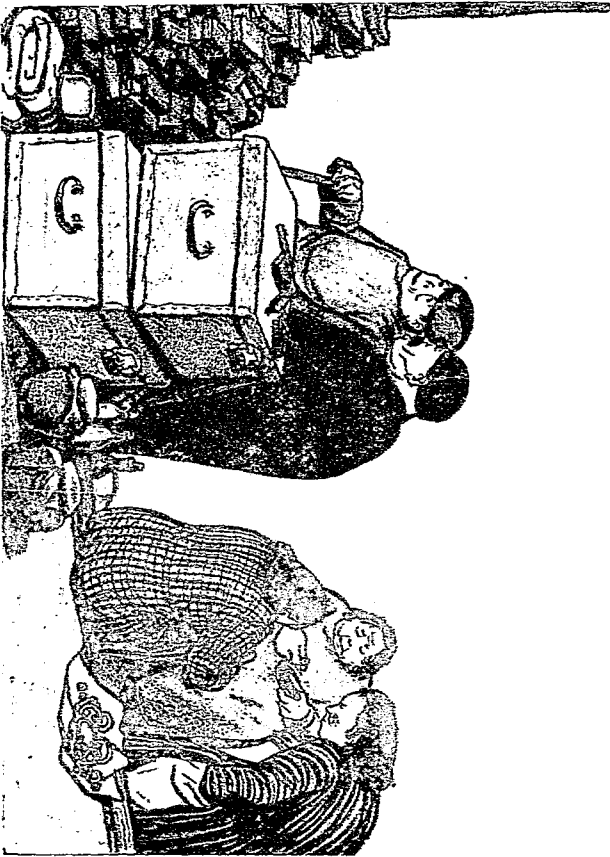
保安隊就開了槍，

從此鄉人又倒了盤，

二秦山的翅膀更硬了。



八路軍，進密山，
來了二秦山的親戚孫長山，
孫長山是一個破落地主，
吃喝嫖賭抽大煙，
勤儉隊長當了半年，
憲兵隊的特務當了幾年，
八路軍來了心害怕，
逃到拖葛屯來避難，
開口閉口說他是「貧農」，
改了個名字叫孫長安。
× × × × × × × × × ×
聽說要來八路共產黨，
二秦山、孫長安來出主意，
大煙土運了七八百兩，
值錢的東西藏了幾皮箱，
修地窖子打假牆，
插起來好子彈和好槍，
金銀首飾不少，
老婆姑娘一起忙，
衣袋角裡縫，
樞密板裡放，
褪下褲子裝進褲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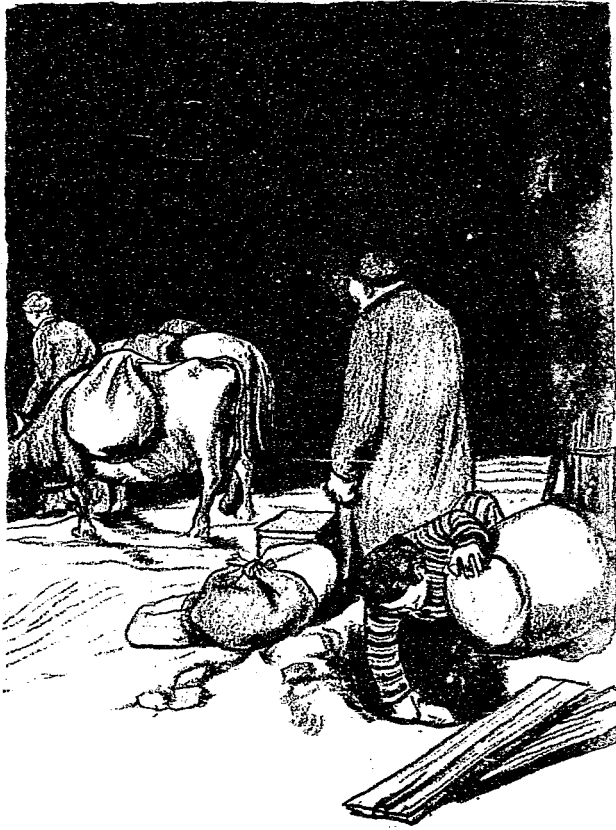
（七三）

牛馬東西再往外屯放，

糞缸底下也把東西藏，

藏好了東西再假分家，

大戶化成小戶對付『窮黨』。



(七四)

葛顯章、葛成章，
一個是中隊長一個是班長，
漢奸特務都參加，
追着窮人也扛槍。
捉工修補破圍牆，
八路來了好抵擋，
他說：「要是咱們打不贏，
拉到山上等中央」。



(七五)

屯公所把會開，
家家戶戶都得來，
屯長講了一段話，
二泰山又指手劃腳講起來：

『八路共產黨打了敗仗，
中央軍把他們運過來，
八路軍要往毛子國跑，
中央軍馬上就過來。
八路軍來了殺人放火，
共產共妻吃小孩，
年青的姑娘媳婦快躲開，
小夥子小孩要躲起來，
問咱什麼可不能說！
中央來了禱腦袋！』

× × × ×

李老頭、王奎五、趙老三、張破爛
站在後頭幾幾咕咕：

『開什麼會來扯什麼蛋，
共產共妻管咱吊事，
老的老了死的死，
窮人兩個膀子托張下巴骨，
房無一間地無一畝，
要共就共他幾個大戶……』



(七六)

聽說八路快來到，
不少的男女小孩躲到外屯。
中央胡子拉上了山，
抱葛屯來了八路軍，
個個穿了件大棉襖，
規規距距官兵難分，
挑水掃院子樣樣幹，
和和氣氣像家裡人，
一傳十來十傳百，
男女小孩又回了屯。



(七七)

二泰山叫來王奎五，
送一塊豬肉給連部，
連部要是能收下，
明個咱再殺口豬。

× × × ×

王奎五，
找到連部，
碰到了一個小勤務，
他說：「老鄉你帶回去吧，

拿百姓的東西是犯錯誤！」

王奎五，
心裡有點數：

『八路原來是個好隊伍！』



(七八)

連部召開個百姓的會；

連長說：

『各位鄉親兄弟姊妹，
八路軍到這塊剿土匪，
咱和老鄉都是一家人，
大家不要有誤會，
咱隊伍裡要有對不起老鄉的事，
報告連部咱一定處理，
地方上的土匪壞蛋大家要報告，
有槍的獻出來有獎勵。

× × × ×

二泰山，

走上前，

獻出三支火燒桿一堆爛子彈，

他說：『咱還有個小油房，

願給官家獻一半，

機器什麼都完全，

咱同官家合起來辦』。

連長開給他一張繳槍的証，

說：『油房的事要同團部談』。

× × × ×

王奎五，

看在眼，

心想：『八路真不錯，

二泰山倒又在使手段……』



(七九)

聽說要來工作團，

大戶合計出道眼：

『工作團要領着窮棒子反，

窮棒子反起來可不留情面，

硬的硬的咱都得用，

老中央來了咱再變天，

……『



(八〇)

二泰山？

變了樣？

沒有錢的他借錢？

窮人沒吃的都來借？

二泰山在一旁皺着眉愁：

『給你們點甜頭先嚐嚐！』



二泰山，

請吃飯，

所有的窮戶請了個空，

李老頭兒不耐煩，

小二的心裡不舒坦，

王奎五一旁磨盤算：

「不來八路不會有今天」。

張破爛「程子氣吃的歉，

孫長山也算窮人來吃飯。

× × × × × × ×

二泰山容容氣氣「一幅笑臉，

他說：

『現在咱腦袋不比以前，

有飯大家都吃點，

從前的事情「筆勾，

往後大家結成一團……』

二泰山嘴裡說着心裡想：

加點油來把你們嘴巴膩！」



成立了一個『農民會』，
一個流氓六個大幫鬼，
窮人的『頭頭』糧戶的腿，
大家小戶都在會。

× × × × ×

勒大脖子敲雜戲，

專門和中等戶爲了難，

開口：『八路要共產』，

閉口：『上頭叫濟眾』，

有錢的家裡收點破爛，

開會來和窮戶談：

『大戶套時咱冤完，

算來的東西大家攤，

分到包的可別打開，

分到衣服不能穿，

要是八路站不住，

中央來了還得還，

咱屯的團體要抱緊，

工作團問咱咱不談，

做事都要留後步，

咱也可能出了壞蛋』！



(八三)

區上到了工作團，
來了個同志他姓韓，
住在屯西小學校，
窮戶家裡調查壞蛋，
問來問去像問供，
誰也不把實話談，
有的說：『咱們什麼不知道』，
有的說：『咱屯沒壞蛋』，
有的說：『糧戶都已清算』，
有的說：『大戶的腦筋都開了一
大半』。

只有一個敢說話，
他的名字叫『孫長安』。

· × × × ×

開了個窮人大會大夥談，
孫長安也混在會裡邊，
韓同志，開口談：
『工作團爲了窮人把身翻，
鬪爭壞蛋咱吃飽飯，
什麼話大家都可談，
有仇報仇有冤報冤，
韓同志說了有半天，
大夥是大眼瞪小眼，
韓同志急了滿頭汗，
他說：『叫你翻身你們還不翻；
大夥回去想想看，
明天咱再開會談！』



(八四)

李老頭問韓同志：

「同志你在這住多少天？」

韓同志說：

「什麼時候工作好了什麼時候走，
壞蛋不打倒不動頭。」

× × × × ×

王奎五、李老頭、小二、張破爛、

四個人同韓同志談：

「不是咱不願把身翻，

心裡沒處有話不敢談，

要是剛翻個半拉架，

你們走了怎麼辦？」

老李頭兒想半天，

他說：

「我的事同你談，

咱屯大壞蛋有兩個，

一個是劉團王一個是秦山，

我一家兩條命死在他們手，

同志你給咱辦一辦……」

× × × × ×

孫慶安躲在門外邊，

李老頭句句聽他聽的清楚。



孫長安回來告訴了二泰山，

二泰山的眉頭皺了半天，

他說：『事到今天咱硬着頭皮幹，

明天開會你也把我談，

多少說我一點壞話，

軍事你都說響長逼咱幹，

要是能躲我就躲幾天，

躲避不了就受幾天，

八路那會站的久？

中央軍一來就滾蛋！……』

× × × × ×

二泰山的大老婆連哭帶罵：

『窮棍子叫你孫兒不送孫子，

要是中央來到了，

把你們放到油鍋裡煎！』



假應會，解了散，

第二天韓同志又開會談，

一開頭又是呆了半天，

王奎玉請到旁邊又往下瞞，

老李頭越想氣越往外攔，

他說：「你們不談我來談，

我五十來歲一百來斤，

挨著腦袋也得幹！

……」

李老頭把姑娘的事情說了一翻，

「我要能出了氣死也心願！」

李老頭的話還沒說完，

孫長安馬上接上談：

「咱是個窮人苦處多，

二泰山的事咱來談談，

他把咱窮人當牛馬，

劉隊長叫他作什麼他都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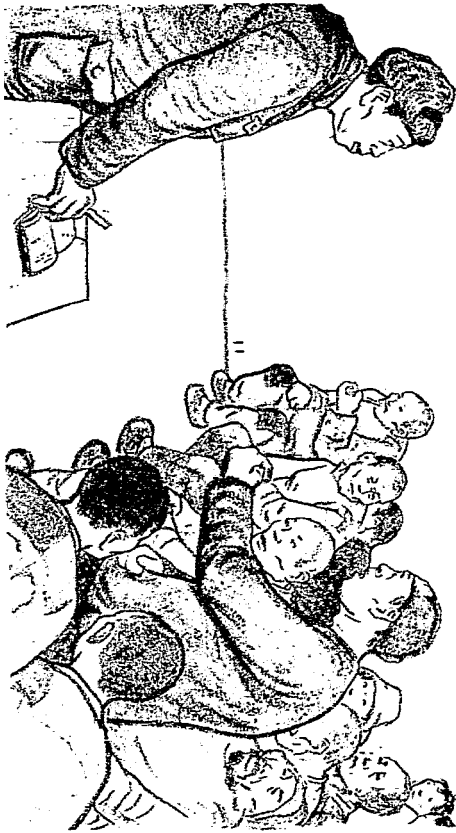
劉閻王是個大漢奸，

不把他打倒咱身子不能翻……」

李老頭說：

半斤八兩都是壞蛋，

「這抓來叫他一遭完！」



老李頭，

領頭幹，

抓到了劉國玉和二泰山，

頭破爛和小二都拿起了扎槍，

孫長安也跟着大家屁股轉。



「泰山的丈老婆像一攤肉，
家家戶戶去叩頭，

好話剛剛聽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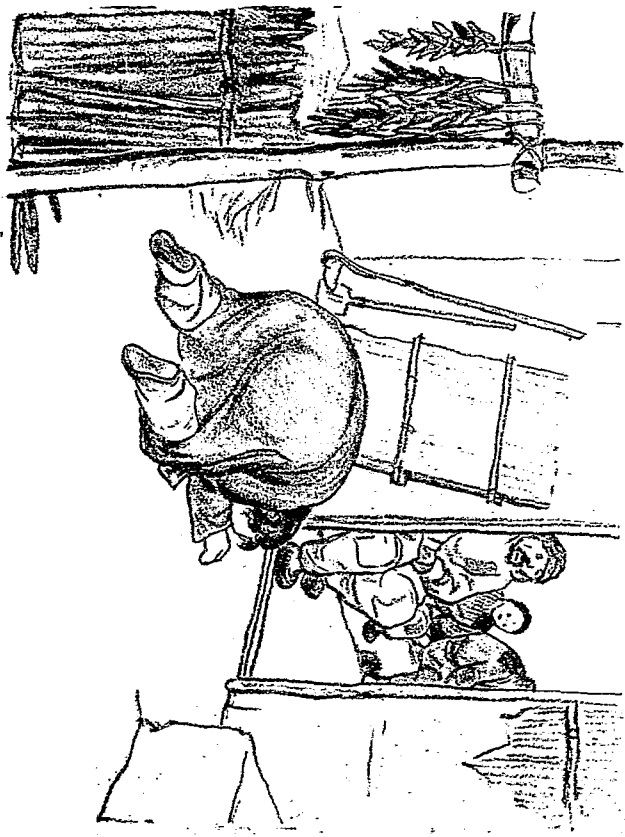
回到家裡又罵「婦骨頭」。

『李老頭！

你當竈頭，

叫你絕後到了頭！

.....』



公衆大會鬧壞蛋，
老李頭兒第一個談：

『這裡坐着三人班？三個人
裡唱是老三，

自從來了二泰山，把咱們的
荒盆佔完……』

他從頭談起越談越有勁，

窟戶個個有點心酸，

韓簡志在後面有點不耐煩，

『告訴你那三點快點談！』

李老頭三點數記住一點，

他嘆：『錢這兩個擺蛋可辦不

可辦？』

小二和腰破爛開口，

孫長安起來談意見：

『劉國王是個大漢奸，

整他十個也不冤，

二泰山是個二壞蛋，

留他一條狗命算他的錢！』

窟戶的腿子隨聲喊，

窟戶個個瞪起眼。

孫長安抽下袖子蓋上手，

回身來打二泰山，

打一下，

看看工作團，

又一鐵樞「又」敢幹，

李老頭急的跺着腳，

韓簡志說：『聽聽雜衆的意見！』



(九十)

大會開了有半天，
還是槍斃閻王清算二泰山。(註)

× × × ×

二泰山裝出倒霉的樣，
他說：『過去的事情都坦白的講，
大家留我一條命，
子子孫孫不能忘。
滿洲國咱屯長哈的都沒當，
地都歸滿拓咱也是一樣，
早頭咱也算一家大戶，
自從分了家沒啥家當，
各位要怎麼罰咱就怎麼領，
今天共產咱也主張，
已往都是我的錯，
各位鄉親多原諒……』

× × × ×

王奎五高聲低聲嘆，
叫聲『小二聽我言，
二泰山這次沒死了，
以後做事少搶先！』
(註) 在東安一帶老百姓的習慣是
公審就槍斃，清算不槍斃。



大戶活勸保二泰山，

鄉人不敢把手印捺，

清軍二泰山六槍萬，

二泰山說：『回家去養殘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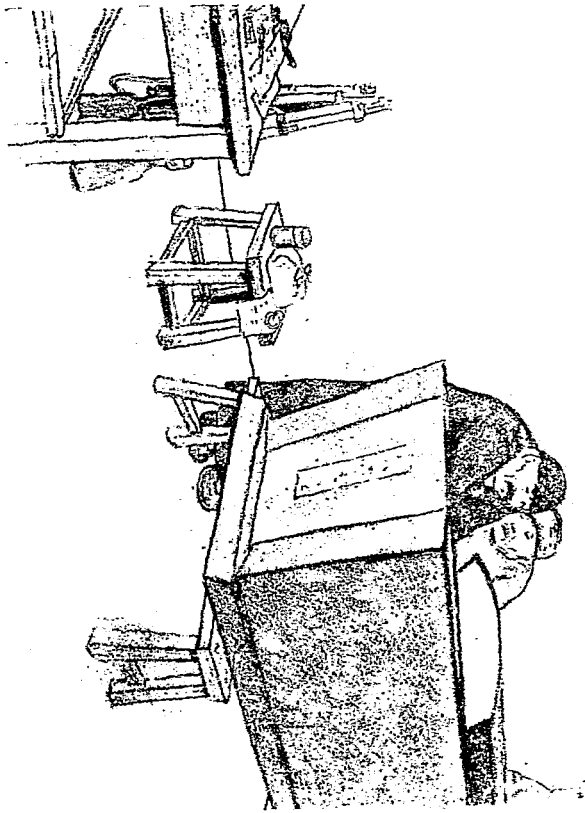
x x x x x

二泰山把東西槍裝棺材，

又把籍戶的名單開，

夜晚把閻王的名單和名單一起埋，

第二天大獲大獲鴉棺材。



李老頭當了農會主任，

小二當了行政委員，

武裝委員是張破棚，

基幹隊長選上孫長安，

還有個文教委員是申農連老三，

李老頭說：孫長安咱有點不托底，

韓同志說：『這人體極幹兩天看。』

× × × × ×

『泰山，

換上了破大衫，

送來了十五萬和一堆破爛，』

拿出來一跟鐵槍的票，

他說：『八路來了咱就把槍獻。』

李老頭兒氣昏了臉，

韓同志看他倒有點可憐，

交來的東西先收下，

跟他十天都交空。



(九三)

李老頭、小二、張破爛、
三個人有點拆不開辦，
孫長安鬼道道的有點不托底，
別的委員也不上前。

× × × ×

三個人，常閒談；

李老頭說：

韓同志爲咱一天忙到晚，
就是咱要鬪爭他怕鬪亂。
咱屯的糧戶氣還很足，
敲了他一下他更恨咱……」

張破爛說：

『人家說怎辦咱就怎辦，
咱這些莊稼人辦事不週全……』

小二說：

『我爹不願叫我幹，
反正人也得罪了不幹也得幹，
工作團在這兒倒好辦，
要是走了可爲難……』

× × × ×

起槍枝抓壞蛋，
什麼事情三個人幹。
三個人出頭大夥不應聲，
越幹越有點壯不起胆。

張破爛說：

『老百姓的腦筋不好開，
咱自個幹幹到方便。』





孫長安和張破爛談，

二泰山要請咱吃頓飯，

張破爛說：

『他家的飯咱不能吃，

咱和他沒有什麼話好談！』

孫長安，作個鬼臉：

『他家的姑娘倒很好看……』

三說兩說說動了張破爛：

『不妨到他家看一看。』

× × × × ×

二泰山，

態度變，

二姑娘，

來陪伴，

二次不成第二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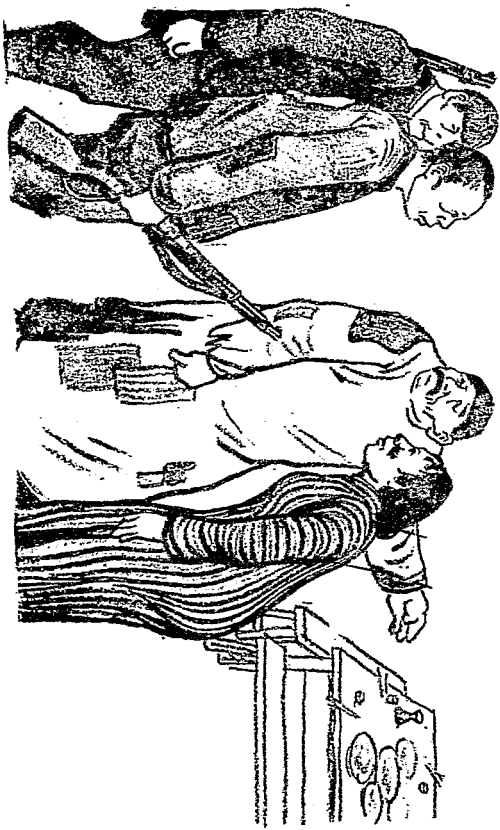
拉拉扯扯談不完，

甜言蜜語說的多，

送頂皮帽子又送錢，

不知不覺上了釣，

張破爛把窮人忘到一邊。



(九六)

二泰山，

放謠言，

抱葛屯的謠言聽也聽不完；

大會裡要『窮人都撕破臉來幹…』

二泰山說：『先出頭的樣子先得爛…』

到處準備大生產，

二泰山說：『打下糧要下官倉吃大鍋
飯……』

上面號召『勤勞發財』，

二泰山說：『共產黨愛窮嫌有錢，
先發了財的先清算……』

民主聯軍前方打勝仗，

二泰山說：『中央軍今年來過年！』

.....

二泰山的謠言沒有數，

鬧的大夥心不安。



(九七)

二泰山和葛成章接好了頭
半路上綁走了老李頭，
孫長安和二泰山躲進砲樓，
放胡子進來送胡子走，
等到胡子走遠了，
孫長安一頓亂打，打了個够。



葛成聲把李老頭綁上了山，
腰上綁個扁擔，叫李老頭翻

李老頭說：

『窮人的身子，一定要翻，

你要我死，就快一點！

我一人死，百八個，

有你的今天，沒有明天！』

葛成聲打死了李老頭，

壓一張紙條在旁邊，

上寫着：

『窮鬼，你們要把身翻，

綁上扁擔，叫你們翻不轉。』



(九九)

工作團又要來煮夾生飯，

孫長安說：『這一次可不同從前！』

二泰山說：『我到外面去躲幾天，

只要你拉住了張破爛，

叫他打死幾個窮棒子頭，

把槍枝子彈都拖上山。

棺材裡的東西能帶就帶，

要不方便就以後再辦。』

孫長安偷出來一張路條，

把二泰山送到圍子外邊。



眼破爛，

變了樣，

水獺皮帽子戴在頭上，

不穿戶口不穿崗，

身後翻好本先忘。

× × × × ×

孫長安和張破爛談：

「聽說要煮什麼夾生飯，

你的事情情人知道，

煮到你頭上可不好辦，

我看你不如帶上二姑娘走，

幹他幾個窮頭咱一起上山。」

眼破爛，

臉色變，

左思右想不能這樣幹，

知道自己已是上了餡，

馬跑在牆頭上他回頭難，

拿起槍來往外走，

他說：『你等我再想一想看！』



王奎五在家和窮哥們閑談，這住幾天，工作剛來了個陳同志要在這住幾天，

陳同志問東談西劈了半天，

別場翻身的事情談了不少，

每個人的苦處也問的過空，

開頭窮哥們不敢說話，

後來心裡話也想談談，

你一言我一句說不空，

有的說：「李老頭死也閉不上眼，

有的說：「胡子進有人拉線……」

有的說：「真有鈎機，也有假積機，

外有運……」

有的說：「腰帶把他拴……」

有的說：「張破爛，不破也不爛，

劉周王拾壓箱材料金不換，

八個人拾壓了一頭汗，

農民會是舊裡亂，

窮人翻身還不到一半……」

陳同志稱讚說：「窮人翻身要大夥來翻，

好頭行也要在窮人裡選，

要頭行也要不出頭，

十個指頭握不成拳，

一把沙頭打人不痛，

玉順不打倒團裏他滾打咱。」

李五說：「我看看咱不幹就是個差，

咱後退一步他們便上前，

去大夥心裏多談談……」



跟破爛，爲了難，

先找小二談了一談，

吞吞吐吐談了一點，

陳同志來了，他更不敢談。

陳同志語未出口面帶笑：

『老張，老鄉對你有些意見，

咱們爲的是把壞蛋打倒，

你照直說說不必爲難……』

跟破爛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二泰山孫長安的事情談的週全，

『陳同志，咱也是個窮漢，

打死幹報管胡子咱怎能幹？』

陳同志說：

『老張你明白過來還不算晚，

你的過錯再好好想想看，

頭行人最怕是忘了本，

爲窮人養窮人才能把身翻；

地主的圈套實在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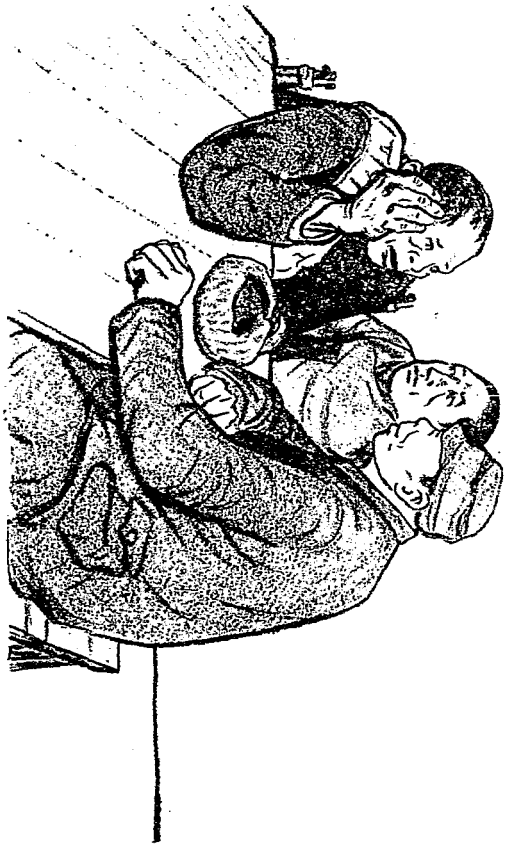
窮人的立場要穩穩的站。

你瞎想住孫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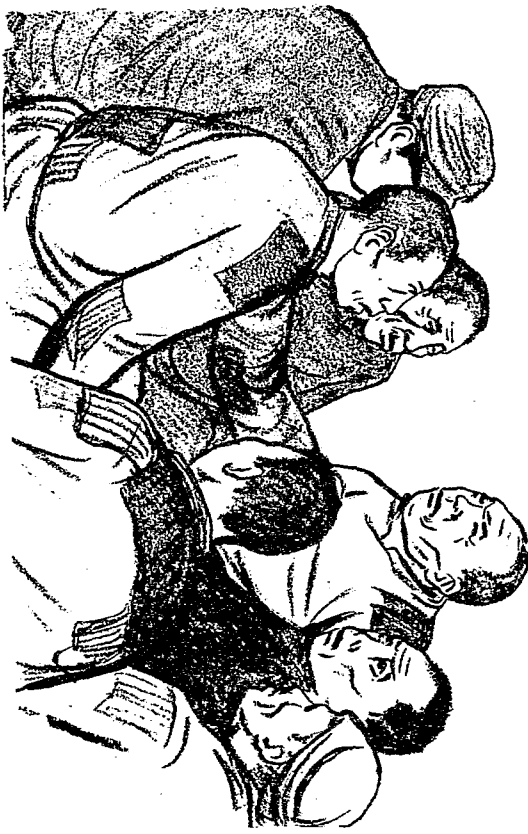
窮人會上錯誤要坦白談，

只要你能回心轉意，

窮人們那能和你爲難……？



小二和幾個積糧份子成份都好，
他們都說「沒幹好」，
在王奎五家裡一起嘮，
以前的工作來檢討：
『以前的工作沒作好，
也裡的地主錢蛋沒打倒，
鄉哥們沒有真翻身，
幹部包辦沒依靠，
跟破爛上了地主餉，
內奸混進來把亂搗。
× × × × × × × × × ×
李老頭死了咱嚇不倒，
過去的教訓要記牢，
親仇翻身要大家幹，
幾個人包辦做不好，
什麼事情要討論，
窮人的立場不動搖，
李毛的窮人像一窩蜂，
那怕泰山推不倒。』



開會檢討個別談，
過去的事情教訓了咱，
又開了一個窮人會，
大夥動手抓起孫長安，
眼被糊埋白了過去的事，
大夥說：「你以後再改過再叫你當
會員」。

眼被糊把水獺帽子擡在地下，

他說：「從此改過和大夥一起幹……」

王奎五他大聲說：

『過去我自己怕事也怕小二聲，

越是退步壞蛋越靠前，

打死不死反爲仇，

翻身咱要激底翻，

地主的東西挖乾淨，

咱們大家去劈當……』



(一〇五)

全屯窮人來劈開了棺，
槍枝東西裝的滿，
劉閻王的尸首埋在一邊，
頭底下腳底下都壓了名單，
識點字的念了一遍，
窮戶的名字寫了個全，
後面寫一行大字，
『窮棒子一輩子不能把身翻！』

× × × ×

幾百個心，
幾百條恨，
有了二秦人就沒窮人，
槍斃了孫長安去抓二秦山，
全屯的窮人一條心。



(一〇六)

大小股匪都剿完，
軍民配合再搜山，
基幹隊搜到一座古廟，
一個老道把經念，
走上前來看一看，
原來就是二泰山，
大夥忍不住破口罵，
七手八腳把他拴。



土帶土來土成腦，

籍籍籍來籍成王，

籍人團結一條心，

吐口吐沫變成江，

籍籍地土三泰山，

抱蕊屯的籍人變了樣。

× × × × ×

報蕊屯改名叫「翻身屯」，

籍人大夥把慶會選，

小二選上了慶會主任，

王奎五也選上了慶會委員，

超槍枝，挖浮產，

奎屯籍爺們起來舉，

大樹砍倒了沒有完，

還有大大小小的三泰山。



後記

在調動工作的間隙裡，抽了一個半月的時間編這部連環畫，匆匆忙忙的就「算是脫稿了」。內容主要根據在東安滿拓地區土地改革時期中所接觸到的部份材料，爲了使讀者能較系統的認識作爲一個封建剝削階級存在着的地主階級，他的罪惡的醜態與頑強性，就通過幾個代表的形象把他連系起來。

這本小冊子叫做「土地」。雖然最後還沒有專門提到農民土地要求如何得到合理解決，可是土地被農村封建勢力所壟佔，却正是歷史上形成地主階級以來，他們賴以寄存並加諸勞苦農民深重痛苦災難的根源，因此叫它「土地」。至於摧毀封建勢力，最後只是公審了主要的代表二泰山，還很難想像砍倒了棵棵大樹之後，幾千年來農村封建集團的統治力量，在行動上特別在思想上會就此破滅，稍有大意，在沒挖掉的封建根子上，還會發出芽來，或者更隱蔽曖昧與險惡的從內部從思想上來破壞與襲擊農民的階級隊伍；因此今天初步翻身或剛剛翻起半個身子的勞苦農民，還處在一個：必須隨時警惕，不斷的整齊壯大自己的階級隊伍與健康提高自己的階級思想，以最後殲滅封建勢力澈底翻身的鬭爭過程。——也正當這靈稿快完的時候，中央頒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那麼土地問題的最後澈底解決，以及最後澈底殲滅封建勢力，應當是開始平分土地以後的事情了。這裡只簡單的公佈了些陰險的故事，然而農村中已將出現翻天覆地的後真正沒有烏雲的勞苦農民愉快的春天。

最後：匆忙「完稿」之後，看了一遍連自己也很難滿意，內容結構上只是些材料的連系，特別後一部份有些偷工減料——譬如消滅夾生飯，在東安某些地區（只是某些地區）的情況，那些用以消滅夾生飯的工作團本身就是一團夾生飯，往往是不辨情況，代替了當地農民的主人地位來整幹部鬭爭，一陣風颳來，又一流煙的去了，結果又往往是封建勢力及其代表孫長安之流乘機挑撥甚或奪權，因此在封建勢力利用空子頑抗掙扎之下，有的鬭爭對象往往假認真曲曲折折要搞三、四次至七、八次之多，但在這裡我却把它簡單化了，有些欲把運動的材料也來不及再插上去。說明簡直不能說是「詩」，畫也是七八年來未盡過，代表人物人的造型和有些場面表現的不期而合，有些構圖的透視也不對，雖然憤憤然意在具體形象的公佈一些地主階級令人髮指的罪狀，但正本來未盡過，不完整的修改，做爲一個工作來檢討，是沒有貫徹負責到底的。如果它還能及時地起點階級教育作用，但正本來未盡過，不完整的初稿把它付印也好，資有未盡之處，只好容待以後補償了。

本社新書

小五的故鄉

蘇暉作

換 槍

馬驥作

抓 地 主

安林作

于廷洲罪惡史

曼碩作

消滅于廷洲

曼碩作

土 地 (一)

邵宇作

漫畫選集 (二)

華君武、施展
張竹、朱丹 等作

歡迎購閱



長篇連續詩畫
東北畫報叢刊之七

土地

(二)

作者 邵 宇

編輯者 東北畫報社

出版者 東北畫報社

總經售 東北書店

中華民國卅七年二月出版



1